

# 海德格的現象學還原與結構

## 前言

本文是對於海德格關於存在的現象學哲學理論的系統詮釋，筆者跟隨海德格的著述從操作現象學方法到還原後所得到的成果——某種先天結構整體——也稱為先驗境域，再從這一被現象學方法揭露出來的境域，根據海德格自己的敘述來說明「轉向」的過程及正當性。

本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彭文本先生，若不是他帶領我進入現象學的殿堂，並且從胡賽爾——海德格——高達美這一貫下來的傳承體系展示出現象學到詮釋學進路，將德國哲學那具有龐大規模適性的典型和模範帶到課堂的研究中，以及他孜孜不倦地要我們閱讀原文原典，雖是英文譯本，彭老師仍在課堂中將某些德文字詞的德文原義仔細講解，以便使我們區分英文譯本以及國內外中文哲學界對於這些德文字詞的諸多不同翻譯，並且理解它們。這樣的理解是經由談話及辯證法而激盪出來的，我們在透過再詮釋之前，必須先與作者進行一場對話。這是存在的先決條件，否則我們將永遠只是把哲思當作常人下的閒談所說的客觀現成物看待，而無法進入其視域並使其顯現。

最初閱讀海德格時，筆者的的心境或許可用項退結先生在其著作《海德格》中所引用考夫曼在《一位特異者的信仰》中對於海德格的批評，將一般人對於海德格的態度分為四種，「忽視他」、「認為太過困難而自己慧根欠深」、「硬著頭皮去研究而宣稱將花一生時間去了解它」以及「道聽途說」。我每讀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一節就發現其中有各個哲學旨趣值得研究，就像是在解謎和解方程式一般，只有正確的理解途徑才能達到相互理解的共同對象，我知道必定有某種海德格所見到的，這使得他的文字指涉的對象具有一致性，而我的任務就是以思的光線將之揭露出來，當筆者經過現象學從胡賽爾開始的道路，我發現到海德格的思想並非是瑣碎的、零散的，他不但有其現象學方法的傳承，更重要的是，他在其視域中確實見到了某種系統，某種經由現象學還原後的先驗存在境域，而這一個系統結構整體，在其著述中指引了他的文字對於自身的展示，也引導海德格轉向到透過人現身為在場者的真正存在者的探索。

當我確實領悟到這一個先天結構整體，並且在研讀海德格文字時一一驗證，我便面臨了四個層面對於這一個先天結構整體的作用，在詮釋上的問題，它們是兩個為一組的對反。首先是現象學還原後的先天結構整體所應用的「對象」，在高達美的《真理與方法》的詮釋學中這一混淆更加明顯，有時結構應用在個別體上，有時應用在全體上，當黑格爾的正反合辯證法得到贊許，對於個別體的應用結構就還原到現象學起初胡賽爾所研究的知覺對象變動意識流上，而在「效果歷史意識」對象上卻成為了對於全體的應用結構，正由於對象的這兩層差異，使得在作詮釋時語言文字便呈現了混淆，以致於我們經由文字困於對象。但我隨即明

白，我所要展示的正是這一個始終在那裡的結構整體，它的對象的詮釋來自於它對於對象的應用，它賦予對象存在及本質理解，不論對象是全體的歷史還是做為個別體的個人與事物。另外兩個層面的混淆則來自海德格的轉向前後，他所選取的「觀點角度」，這樣說也欠妥，事實上在《存在與時間》中，這一組兩個層面的詮釋混淆就已經出現在海德格的思想中，他究竟是以人為出發點從人的角度來進行現象學還原呢？還是在經由現象學還原後，所見到的那一個存在的先天結構整體境域，他見到了真正的存在者，而以存在自身的觀點來觀看事物呢？這裡產生了笛卡爾的「我思」以及史賓諾莎的「以永恆(上帝)的觀點看事物」之間的差異，也是為何有時海德格談論著身為「人」，有時卻又以「存在」自身談論著世間的事物。

我確實從操作現象學方法，並且以海德格批評胡賽爾沒有持續堅守現象學立場上，貫徹著現象學方法，而在同樣的眼界中看到某個理論系統，然而儘管這個理論系統可以使得我去理解並連貫海德格的存在現象學，我也擔心在他言明與未言明的部份，這系統是超出他的文字的，這代表我如果不是與他站在同一點上，那麼我就是創造了一個鏡面般的平行世界，而這是研究哲學傳統中所不該有的作為正確的詮釋，因此，我在他的著作中必須找尋更多的證據來支持我的詮釋。另一方面，當這個被現象學還原出來的先天結構整體站在我的眼前，我必須考慮它的存在可能性以及穩固性，在本文中我會提到一個系統如果在其前後都是開放的，那麼它就必得面臨回答最起初的第一不動因以及最終的有限無限問題，無限如何穩固住這個理論，這情況是需要回答的，同樣的，在本質同一性中全體與片面和個別的關係對於主客體的解構同樣也起作用。正如勞思光先生在張燦輝先生的著作《海德格與胡賽爾現象學》中所序，提到了系統本身的可靠性，凡是規模較大的哲學理論系統總是具有自身封閉的融貫性，這使得我們往往進入其中便被捲入，但勞先生自述他在中年之後便體會到此一問題因而當他探究某一家學說的基本方法，是嚴格追問這個理論如何開始。

本文是我對於海德格理論作為一個連貫系統整體的詮釋，詮釋基於理解，但理解本身就是一種詮釋，因此，作為再詮釋，這就表示我的工作在於以人類有限的語言文字去表達某種超越境域的作用，這同時也是現象學及海德格文字之所以海深的緣故，我嘗試以圖解的方法來進行，這圖示是活動式的，它展示了海德格操作現象學方法去還原此在的過程，以及還原出來的成果，那一個先天結構整體。當然，本文限於字數，在一些部份其實都可再闡章節探討闡述之，尤其在專研海德格思想與著作上大陸有海德格的弟子熊偉先生等人，而國內則有項退結先生及本校鄭錦倫老師等人的成果，關於死亡觀念探討上有陳俊輝先生的《海德格論存有與死亡》及研究生李素貞、陳壯梅等人，而海德格與中國哲學的探討則有大陸學者張祥龍先生等人，在胡賽爾與海德格這一路的現象學傳承關係與異同則有張燦輝《海德格與胡賽爾現象學》及本校俞懿嫻老師等人，因此，當我在字詞上有所註釋，我會將不同的譯文及詮釋意義提供作為參考。筆者最主要將本文的任務定在展示大樹的粗幹樹枝大於細枝花葉的部份，唯有這個先天結構整體被展

示了，之後的研究才是可能的，正如唯有樹木的軀幹生成才能繼續長出枝葉一般。對於擴充細節之後龐大系統的詳細展示與批判是我在本文之後所定的研究方向。

再次感謝在我的研究中曾參與討論而激發我哲學思考，並給予我幫助的東海哲學系的師長與同學們。